



渴虫

〔日〕山本文绪 著

李洁 译

渴虫

〔日〕

山本文绪 著

李洁 译

南海
出版
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涡虫/[日]山本文绪著;李洁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7

ISBN 978-7-5442-5992-7

I. ① 涡… II. ① 山…② 李… III. ① 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604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0-049

PLANARIA by Fumio Yamamoto

Copyright © 2000 by Fumio Yamamoto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2000.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reserved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Fumio Yamamoto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Japan.

涡虫

[日]山本文绪 著

李洁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任国芳

装帧设计 韩笑

内文制作 博远文化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7.25

字数 130千

版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5992-7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 录

蜗虫	1
裸	43
不在别处就在这里	89
囚徒的困境	133
有爱的明天	175

蜗 虫



涡虫 (Planaria): 三肠目涡虫纲扁形动物门。

身体扁平，长二十至三十毫米，口位于腹部中央。栖于溪流，常用于再生实验。

下辈子要做涡虫。

酒桌上闲聊时，我不经意地如此说道。大家居然颇感兴趣地望过来。一起喝酒的是之前打工时认识的三个人，岁数都比我小，还有坐在我身旁的男友。

“涡虫是什么？”

“啊，我知道。在冰山下随波逐流，可爱得像个小天使，是吧？”

“那是海天使啦。”

大家七嘴八舌。

我哗啦哗啦地晃着杯中的四玫瑰威士忌，打断了他们。

“不对不对。大小差不多，但涡虫不生活在大海，它在深山清澈小溪里。”

“啊？”两个女孩一个男孩齐声叫道。这些话男友已经听过无数次了，所以不发一语地往嘴里送着剩下的下酒小食。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过。它待在小溪里的石头下面，或者不

打农药的水田沟渠里，长一厘米左右，褐色，很像蚂蟥。仔细看看，头是三角形，样子有点下流啦。”

怎么下流啦？大家笑着问。我喝干了杯中的酒，又要了一杯。已经喝了将近三个小时，两个女孩和我的男友都不再喝酒，点了乌龙茶。

“你为什么想变成那东西啊，春香？”

剩下那个酒兴甚浓的二十岁男孩问我。我正要回答，却被一个女孩抢了先：“我好像明白。这种生物，只要在清澈的水里游来游去就好，可以什么都不用想呀。”

“啊？我讨厌这种和蚂蟥或龟头差不多的东西，下次投胎还是当超模好。”

“女孩子家，别说什么龟头。”

话题渐渐扯远，我不高兴了，故意大声说：

“那个，涡虫不管怎么切都不会死！”

大家诧异地望着我。

“听说啊，比如切成三节，它不知不觉间会再生成三只。别说三只，就算切成十节，它也会像蜥蜴的尾巴一样相继长大，变成十只。”

我拼命又幼稚的解说令大家瞬间哑口无言。这时刚才点的东西上来了。“吃点什么甜品吧。”两个女孩打开菜单商量起来。

“你说的是真的吗？”

只有男孩还饶有兴致，我借着酒劲儿继续热情地演讲：“听说是真的，就连只有尾巴尖大小的家伙，最后也会长出龟头重生。”

“别说了，春香。”

男友轻声说道。嘈杂的居酒屋里，坐在桌子对面的三个人似乎都没听到。

“涡虫是节肢动物吗？”

“嗯？节肢动物是什么？”

“那，这东西类似蝴蝶或者蚯蚓吗？”

“不是，类似蚂蟥。”

“是单细胞？”

“不懂这些。但听说不用管它，它自己会长大，自己分裂成两只来繁殖，所以应该是吧。”

我探出身子，声音更大地说：

“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不管怎么切它都会再生，像傻瓜一样不挺好嘛。你看我，是乳腺癌吧？如果投胎变成这种东西，切掉的乳房也会自己长出来，就能省下修复手术的时间和钱了。”

本想逗他一笑，可男孩浮现出的怯懦的笑容似乎很勉强，两个正在商量是要珍珠奶茶还是草莓冰激凌的女孩则尴尬地低下了头。

“咱们该走了。”

男友说完，没等谁回答便起了身。大家明显都松了一口气。

“别闹了。”豹介发动了车子，很反感地说道，“大家都很累，真是小仑你的臭毛病。”

“我又没刻意隐瞒，大家不都知道嘛。”

“不是这个问题。大家喝得兴致正高，为什么要说这么无聊的话?!你真是有暴恶癖。”

是吗？乳腺癌原来是很无聊的事啊。我心里这么想，却不敢在豹介面前失态。

“别再拿自己的病说事了。再这样下去你就真没朋友了。下次喝酒也不放心——下回是跟我朋友喝，你可别像今天这样。”

不用说，小仑就是我。春香→小春→春仑→小仑，如此演变而来。有外人在的时候我们姑且会称呼彼此的名字，但就我们俩时则以“小仑”和“豹豹”互称。我知道恋人这东西，两人独处时就会变得很幼稚，可每当被叫作“小仑”还是觉得兴味索然。

“啊，好像又难受了。”

我轻轻地说道。他踩刹车等红灯的那一瞬，一阵恶心涌上来。

“酒喝多了吧。不舒服还一周喝好几次，戒了酒去健健身吧，

还能减点肥。”

刚才在居酒屋他几乎一言不发，可就剩下我们两个时却很聒噪。人前沉默寡言，一是因为他属于窝里横那种人，再者也因为他才大学三年级吧。这么年轻，常识却比我丰富百倍，在外人面前很给年长四岁的我留面子。

“小伦，去我家啊？”

豹介的声音忽然温柔下来。我不是刚说完不舒服吗？直接送我回家，直接！

但这些话我却说不出口。我被豹介爱着，才能好不容易保持这份平静。一切正是因为有他在。如若失去了他的支撑，我无疑会失控，给外界和家人带去更多麻烦，然后就是自我崩溃。这些仿佛历历可见。

前年，还差一个月便迎来二十四岁生日时，我因乳腺癌切掉了右侧乳房。当时感觉真如同晴天霹雳，但现在回头看看，这个词并不恰当。因为在之前的二十三年里，我几乎没有过晴天。对于总倒霉的我，说是命中注定更合适。运气差的人什么时候运气都差。

那时我当然还无法如此豁达。遭受了人生最大的打击，我只是一味痛哭。癌症估计已经发展到四期了，医生说要尽快切除，哪怕早一天也好。

第一次手术切除了乳头正下方的癌细胞和周围的脂肪，第二年拿后背的肉做了乳房修复手术。说来容易，可肉体和精神上都饱受折磨。虽说做了修复手术，但乳房并没有恢复得和以前一模一样。半年过去了，胸前小丘四周仍然留着一圈壮观的疤痕，后背像是被日本刀砍过的十五厘米长的伤痕也依旧清晰。而且乳头的修复手术还没有着落，现在我伪造的乳房上并没有乳头。以前我曾想尽快弄上，但一想到还要再次住院、麻醉、做手术，便觉得就这样吧，差不多得了。

和豹介相识是在发现乳腺癌之前不久，当时我还有一位年长的男友。唉，从没受过追捧的我那还是第一次劈腿。这当然和乳腺癌没有关系，但有时也会想，呆头呆脑的我竟然还得意忘形地劈腿，所以才搞成这样吧。

豹介在我当时上班的公司打短工，我们好多人一起出去喝过几次酒，两人都觉得彼此很投机，便熟了起来，又借醉发生了关系。

要是和豹介上床前就发现了乳腺癌……一想到这点，我便心生感激，这样看来我多少还有些幸运。一切都得益于他年轻，眼前的饭菜想都不想就大快朵颐，还有他良好的家教。

正式的男友听说我的病后逃之夭夭。我在电话里跟他哭诉完，他说“不要紧，还有我在”，但第二天他房间的电话和手机就打不通了。往他公司打电话，那边说“忽然无缘无故请了

一周假”，毫无关系的我（有关系吗）竟被素不相识的人发了通火。豹介却没逃，他和我的家人一起流着眼泪，每天都来探望大发脾气、让人束手无策的我，耐心地安慰。手术结束后睁开眼睛时，他也和我父母一起担心地望着我的脸。

从那以后豹介一直守在我身边。我情绪不稳定，每次失控大闹，他也像年轻人一样发火跟我吼：“癌症得都得了，能有什么办法！别闹了！”然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

把车停在一百日元停车场，我们手拉手走向豹介自己住的房子。他父母在县城有家大型运输公司，家产颇丰，所以他住的是在学生来说很奢侈的两室一厅，不用打工生活费也足够。

每次都是如此，一回到房间他便去烧洗澡水。他爱干净爱得近乎洁癖，从外面回来首先要冲个澡。没过多久半是强制地建议我也泡个澡，懒惰的我嫌麻烦，于是成了一起洗。

已成为习惯的洗澡时间毫无情欲氛围，他如同清洗脏餐具般吭哧吭哧地洗着自己还有我的身体和头发。起初我半是不好意思半是感动，身体都这样了，还能得到如此疼爱，很是局促不安。但现在什么都不想，只是任由他洗。我以前觉得这是因为他爱我，但最近有点弄不懂了，这个男人为何要如此拼命地清洗别人的身体呢？

不只是洗，洗完后他还用柔软的浴巾为我擦拭身体的各个角落，甚至帮我吹干头发。以前我洗完头就用梳子梳梳，自然

晾干，他看到便自作主张要帮我吹头。长发的他犹如美容师，头发吹得很好。最极致的要数修理眉毛，他都是用专门的剪刀帮我修，我却连眉刷都没有。我曾说他，你要是做美发大有希望成功，结果他理所当然地说，这种事想都没想过，我是要继承老爸公司的。

洗完澡不容分说便是做爱。我术后一直注射荷尔蒙，每个月没有例假，因此“今天不行”这个借口行不通。我也曾以“累了”或“头晕”来拒绝，但常常懊悔不已，事后再讨好他更麻烦，还是做了简单。

和被洗刷身体一样，我任他摆布。不知是不是因为注射了荷尔蒙，那曾旺盛到想拿去卖的性欲如今荡然无存，我颇为痛苦。但想着“因为他爱我”，煽动自己叫出声，身体竟多少也有反应，人真是不可思议。为了感谢他对我的爱，凡是 he 要求的我基本都会做。年轻坚持不了多久，这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做完爱后，终于上茶了。那可不是什么瓶装乌龙茶，咖啡也好，红茶也好，绿茶也罢，都是用煮沸的水细心冲调。为了我这种人竟如此费心，最初我也感激不已，不过最近明白了似乎只是他自己想喝。证据便是，那双一直注视着我的眼睛现在也移开了，只盯着打开的电视。这种场景每周会有三四次，被爱也相当辛苦。

“豹豹，明天有课吗？”

“嗯，第二节开始。小仑你酒醒了？”

他在床上怔怔地望着电视说。也许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句话“酒醒了”意味着“你该走了”。他爱我却不喜欢我留宿，又似乎并非另有女人，所以我觉得他只是不喜欢两个人挤在一张单人床上。

“我该回去了，明天是打针的日子，完事给你打电话。晚上一起吃饭？”

我边穿衣服边说。他不回答，手指按着太阳穴周围。

“怎么了？”

“没什么，觉得头有些沉，可能感冒了吧。”

“不要紧吗？去看看医生吧？”

“没事。”

“都说让你去了，老人和乳腺癌患者的话你得听。”

他忽然拿拳头用力砸向枕头，枕头的一边裂开了，里面的羽毛华丽四散。又发火了。

“别闹了。”他低声说，然后疲惫不堪般地叹了口气。

“事情不都结束了吗？病已经治好了，你不再是癌症患者了！要拿它当幌子当到什么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就这样一直不工作，等着嫁给我就好？求求你别这样了。”

他说事情结束了，我张开嘴想反驳，却口是心非，讨好地说：

“我错了，再也不说了……我走了。”

我说完站起来，他似乎觉得确实言重了，起身陪我走到门口，轻吻了我一下。看来无意远送，于是我笑着关上了大门。

我跟踉跄着走向停车场，付了费把车开出来。这车是父母的，平日里他们不用，我就随便开。

豹介认识我之前也有辆车，他父母买给他的，但出了次车祸，一转眼就报废了。打那以后他不敢再开，除非我像刚才那样醉得厉害，否则他坚决不开。我笑他，运输公司的公子这样能行吗？当时他好像也发火了：“小仑你懂什么！”

我倦倦地启动了车子。明天，每月一次的针打完后，岂止是疲倦，连走路都不容易，郁闷！

一个人行驶在深夜的国道上，我虽知是徒劳，但还是向星星祈祷：“来世请让我做涡虫吧。”

无业的我，每隔四周如期光顾的唯有这家县内最大的医院。现在说为时已晚，但选择这家超现代化的大型医院也许真的很失败。因为就算早上九点准时到达，轮到主治医生问诊也要等四个小时之久。

这家医院人满为患，宛如在好吃的拉面店排队一般，人们排着长队去采血。我的血管很难找，扎好几次才能抽出血来。我呵斥自己别因这点小事消沉，却发现自己已经是心灰意懒。

要是没得癌症该多好啊。想也无济于事，我却又想起来。不是想得病才得的，但为什么让我经历这种事呢？不过是运气差罢了？我无法这么简单地释怀。针不知重扎了多少次，为什么不是这手臭的小护士，而是只有我得了癌症呢？不，只有我或许不准确。此刻在这里等待医生那仅仅几分钟问诊时间的男女老少，也许都得了癌症。癌症患者好多啊，这么一来采血化验当然要流水作业了。

但等得也太久了，我总觉得心有不甘。为什么不是规范的预约制呢？我没工作还好，但那些要上班周末才休息的人该多头疼啊！而且，让人等了这么久，医生的问诊却总是五分钟就结束。我知道前前后后都挤满了人，但多理理我也没关系吧。医生只告诉我“例假不会来了”。但注射完荷尔蒙后头晕眼花，每隔两小时就出一身汗，醒来后再也睡不着；奇怪的燥热一直持续，疲劳和倦怠总让我觉得恶心（其实还会呕吐）。

我把这些告诉主治医生，结果只换来轻松的一句“有这种可能”。不仅如此，那天医生还随口说了句“这药可以抑制乳腺癌，但容易诱发子宫癌”。天啊，那我该怎么办？不知如何是好，我便自行去看了妇科。女医生说：“这药通常只打半年，你却打了一年半，真奇怪。”她帮我去和主治医生交涉了一下，回复是：“现在停药的话担心会转移，万一复发就后悔莫及了。”

通常只注射半年的药竟打了一年半，会不会有后遗症呢？